当代新写实主义 · 短篇小说

陈四海买棺记

文学创作

“镇上的人都说，陈四海这辈子最阔气的事情，
就是给自己买过三口棺材。”

陈四海买棺记

镇上的人都说，陈四海这辈子最阔气的事情，就是给自己买过三口棺材。

第一口棺材是陈四海五十岁那年买的。那时候他的女人桂花刚死，死得很突然。那天中午太阳很大，桂花蹲在院子里刷锅，刷着刷着就一头栽进了洗锅水里。陈四海从田里回来，看见桂花的脑袋泡在灰白色的潲水里，两条腿还直挺挺地支在地面上，像一把插在泥里的剪刀。陈四海把她抱出来的时候，她的脸已经被温水泡得发白、发胀，像一块刚出笼的发糕。

埋了桂花之后，陈四海手头还剩下卖猪攒下的八十块钱。他揣着这八十块钱，走到镇西头的孙木匠铺子里，拍了拍一口刷了三道黑漆的杉木棺材。

他对孙木匠说：“孙木匠，你看我这身板，躺进去宽敞不宽敞？”

孙木匠叼着旱烟袋，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他：“四海，你才五十，头发还没全白呢，急着看这个做什么？”

陈四海说：“桂花走得急，连口好木头都没睡上，塞进四块薄板钉的匣子里就下了土。我夜里睡在床上，总听见她在泥底下翻身，木板咯吱咯吱地响。我想着，我往后是要去陪她的，我得带口结实的棺材下去，到时候我们两个人挤一挤，也能睡得踏实些。”

陈四海把那口黑漆棺材抬回了家，就摆在堂屋正当中。他每天从田里回来，先把锄头靠在棺材头上，然后打一盆凉水，坐在棺材旁边的矮凳上擦身子。擦完身子，他就趴在棺材沿上往里看，看那黑漆亮得像水一样的木板，闻着里头传出来的松木香。村里人路过他家门口，往里头探头探脑，陈四海也不恼，端着粗瓷碗蹲在门槛上喝粥，冲人家笑笑，露出两排被旱烟熏黄的牙齿，说：“来看我的新房子啊？冬暖夏凉，就是还没通烟囱。”

这口棺材在堂屋里放了三年。第三年开春，陈四海的独生儿子陈平从城里回来了。陈平去城里给人拉板车，拉了两年，回来的时候瘸了一条腿，裤管空荡荡地晃悠，走路的时候肩膀一高一低，像一只在田埂上找食的麻雀。

陈四海看着儿子的腿，手里的粥碗停在半空，半天没说话。他把碗放在棺材盖上，走过去摸了摸那条空裤管，摸到了里头半截硬邦邦的骨头茬子。

陈四海问：“怎么弄的？”

陈平坐在门槛上，掏出半截皱巴巴的烟屁股点上，说：“爹，城里的汽车跑得太快了。我拉着一车砖头过马路，那汽车就像一头疯牛一样顶过来。我听见咔嚓一声，我还以为是板车的木头轴断了，低头一看，我的半条腿已经飞到马路牙子那头去了，那只解放鞋还穿在脚上呢。”

陈四海蹲下来，双手抱住脑袋，喉咙里发出像老风箱拉动时呼哧呼哧的声音。他没哭出眼泪来，只是把脸埋在膝盖里，肩膀耸动了十几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拿袖子擦了擦干涩的眼角，问：“那开汽车的人呢？赔钱了没有？”

陈平吐出一口烟，说：“不是他撞的，是我为了躲他，自己连人带车翻进沟里，被一车砖头砸断的。人家汽车连皮都没擦破一点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，把攒的钱全交了，还欠了人家工友六十块钱。爹，人家工友明天就要跟着包工头来家里拿钱了，拿不出钱，他们就要卸咱们家的房梁。”

那天夜里，陈四海在堂屋里转了三圈。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，照在棺材乌黑的漆面上，像结了一层薄霜。陈四海伸手在棺材盖上摸了一遍又一遍，他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刮在光滑的漆面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四海找了四个村里的后生，抬着这口黑漆棺材又去了镇上。那时候镇东头的李地主刚咽气，李家正满镇子找上好的现成棺木。陈四海把棺材停在李家大门口，拍着棺材帮子喊：

“上好的三年干杉木，刷了三道大漆，我在家里用汗水擦了三年，一点虫眼都没有！七十块钱，少一分不卖！”

棺材卖了六十五块钱。陈四海替儿子还了六十块的债，剩下的五块钱，他去肉铺割了两斤肥猪肉，又打了一斤散装高粱酒。那天晚上，父子俩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喝酒。没有了棺材，堂屋显得大得吓人，风从门洞里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乱晃。

陈四海喝得满脸通红，指着原先放棺材的地方对陈平说：“平啊，我原本以为那是我的屋子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是我的屋子，那是你的半条腿。你把我的屋子穿在腿上，往后走路就稳当了。”

陈平握着筷子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，混着肥猪肉的油花一起咽了下去。

又过了五年，陈四海五十八岁了。这五年里，他除了种自己的三亩薄田，冬闲的时候还去镇上的河码头帮人背水泥。水泥袋子重得像石头，压在他的背上，把他的脊梁骨一点一点往下压。五年下来，陈四海矮了半个头，背驼得像一口倒扣在背上的铁锅，走路的时候脑袋总是往前伸着，眼睛只能看见自己脚尖前头三尺远的地面。

水泥灰钻进他的鼻孔和嗓子眼里，他每天夜里都要咳上半个时辰，咳出来的痰是灰黑色的，掉在地上像一团团湿泥巴。但他又攒下了九十块钱。

他又去了孙木匠的铺子。孙木匠已经老得拉不动大锯了，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干活的是孙木匠的儿子小孙。

陈四海把一卷裹着汗臭味的毛票拍在木工桌上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小孙，给我打一口棺材。不要杉木的了，杉木贵，给我用松木打一口就行，也不用刷三道漆，刷一道红漆就行，喜庆。”

小孙数了数钱，说：“四海叔，松木的沉，抬棺材的人要骂娘的。”

陈四海呼哧呼哧地笑着，说：“骂就骂吧，我都躺里头了，耳朵早就塞上棉花球了，谁骂我我都听不见，我只管睡我的大觉。”

第二口红漆松木棺材抬回家的时候，陈平已经学会了编竹筐。他坐在院子里，用一条好腿夹着竹篾，手里的篾刀飞快地翻飞。陈四海把新棺材还是放在堂屋正当中，他拍着棺材对陈平说：“平啊，这回爹睡的是红房子。等我死了，你就用你编的竹筐，装两筐纸钱，全给我烧了。”

这口红棺材在堂屋里只放了一年零两个月。

那年夏天发大水，河堤决了口，黄泥水像野马一样冲进村子。陈四海的泥坯房在水里泡了两天两夜，到了第三天半夜，轰隆一声塌了一半。陈四海和陈平是在睡梦里被泥水冲醒的，屋顶的瓦片像冰雹一样砸下来。陈四海爬起来，摸黑抓住陈平的胳膊往外拖，可陈平只有一条腿，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怎么也站不稳，扑通一声又栽进水里，被一根掉下来的房梁压住了好腿。

陈四海在水里摸到了那口红漆松木棺材。棺材没有盖盖子，像一条大红船一样漂在堂屋里，撞得墙壁咚咚直响。

陈四海用尽全身力气，把房梁从儿子腿上撬开，然后像抱一捆湿稻草一样，把陈平塞进了棺材里。他自己不敢爬进去，他怕两个人太重，把棺材压翻了。他就泡在冰冷的洪水里，两只手死死地扒着棺材沿，下巴磕在红漆木板上，任凭外头的风浪把棺材冲出了倒塌的院墙，冲进了茫茫的夜色里。

陈四海在水里泡了一夜，嘴唇冻得像紫茄子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他对躺在棺材里的陈平说：

“平啊，你看孙木匠的儿子手艺多好，这棺材一点都不漏水。我买它的时候是为了死后睡的，没想到它倒先救了咱们爷俩的活命。”

水退了以后，陈四海的房子没了，田里也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沙子。那口红漆棺材在漂流的时候撞上了村口的石桥，撞裂了两块大板，回来以后也没法再睡人了。陈四海就拿斧头把棺材劈了，用那些红漆木板在倒塌的宅基地上搭了一个狗窝似的矮棚子。父子俩钻进棚子里睡觉的时候，头顶上全是红色的木板，闻着松木混合着河泥的腥味，陈四海觉得自己像是已经死了一回，又像是从来没有活得这么踏实过。

到了六十五岁那年，陈四海已经背不动水泥了，他就跟着陈平一起编竹筐，然后挑着竹筐去三十里外的集市上卖。他的背更驼了，挑着担子走路的时候，扁担两头的竹筐几乎要擦着地面。

那天集市散得很早，陈四海卖完了竹筐，腰包里揣着攒了整整三年的五十块钱。他路过集市尽头的一家棺材铺，看见门口放着一口薄皮柳木棺材，连漆都没刷，白花花的木头在夕阳底下泛着黄光。

陈四海走过去，摸了摸那薄薄的木板，问老板：“这口白匣子多少钱？”

老板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说：“这是给穷人准备的狗碰头，四十五块钱，你抬走吧。”

陈四海买下了这第三口棺材。他没钱雇驴车，就用麻绳把棺材绑在一辆借来的独轮车上，自己一步一步往回推。

三十里土路，陈四海从太阳偏西一直推到月亮升上树梢。独轮车的木头轮子没有上油，每转一圈就发出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的叫声，那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女人在扯着嗓子哭丧。

陈四海推着自己的棺材，汗水顺着他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往下流，流进嘴里，又咸又涩。推到半路上的时候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就把独轮车停在路边的歪脖子树下。他喘着粗气，看着眼前这口白花花的木头匣子，突然想试试躺进去是什么滋味。

他费力地爬上独轮车，跨进棺材里，然后慢慢地躺了下来。

棺材很窄，他的两只肩膀紧紧地抵着木板，但他那口铁锅一样的驼背贴在棺材底板上，竟然觉得出奇地舒服。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这么平平展展地躺过了。夜风吹过树梢，树叶沙沙地响，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像一张刚烙好的白面大饼，正对着棺材口照下来，把陈四海干瘪的脸照得一片雪白。

陈四海双手交叠放在胸口，闭上眼睛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
“桂花，这回没人再跟我抢屋子了。平儿如今会编竹筐，一天能编三个，饿不死了。这木头虽然薄了点，连漆也没刷，可它轻巧啊。我躺在这里头，觉得骨头都轻了三斤。我就先睡一会儿，睡醒了，我就推着它回家去。”

田野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几只秋虫在草棵子里叫。月亮慢慢地往西走，树影一点一点地移过来，像一层黑色的被子，严严实实地盖在了那口白木棺材上。陈四海在棺材里睡着了，他的胸口起先还在微微地起伏，到了后半夜，就连那点起伏也没有了。他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来，嘴角微微咧着，像是在做一个吃上了肥猪肉的好梦。

— 全文完 —